

西征·討馮·剿赤

萬耀煌回憶錄第三部

萬耀煌

黃安克復赤匪潰散

我初到黃安，對於匪情毫無了解，接受的命令，只說是剿匪限期肅清，當時像土匪鬍老二、李老末之流，嘯聚亡命之徒，分成大小若干股據山築寨，打家劫舍，殺人放火，在行軍中早已見過，黃安地區土匪不過加上一點共產主義的宣傳，以欺騙愚民，較之民國十五、六年石灰窰工人武裝暴動的形態略為加強而已，只要將其匪首擊潰，窮追圍剿，散其脅從，匪患即可肅清。我部士兵大都是黃安麻城一帶的土著，地形既熟，言語風俗民情都能瞭然，是為剿匪有利之條件。但對匪兵力實力一無所知，因此第一步必須分區駐防，分途清剿，控制主力，逐步前進，再大舉圍剿。本此原則，開始部署。七十三團以一部推進至桃花附近，主力佈置於八里灣。七十四團推進至黃安附近，黃安縣長楊健康原在八里灣，隨軍推進，毫未遭遇抵抗即收復黃安，亦未捕獲一匪。部隊所到之處，如入無人之境，所過的村落房舍，殘破不堪，糧食無存，似已久無人烟。黃安

城內斷瓦頽垣中，尚有少數老弱殘廢，已近於餓餓，全城臭氣冲天，無法立足。據云共匪僅有三幾個人，在城內監視辦理清算工作，一聞部隊到達，立即逃去無踪。詢問殘餘男女，對共黨組織、主持人、紅軍、赤衛隊情形則一概不知，只見清算鬭爭，殘殺無辜，人人恐怖，晝夜驚惶，那裡還敢聞問外事。

我率旅司令部進駐黃安，計劃再控制幾個據點，打通幾條交通線，然後加以鞏固，使老百姓回家得有保障，以後再逐次擴大區域。最多部隊以據點為核心，在卅里內晝夜不停的游動剿匪，遇匪即打，匪退即追，但不超出卅里之範圍。本此計劃，以七十三團駐八里灣桃花一帶，七十四團駐河口，主力在黃安，預定在一個月之內肅清黃安河口桃花以南之匪，主力向七里坪呂王城方向尋找匪主予以殲滅。

部隊於八月五日開始行動，我由黃安到桃花，沿途赤匪到處張貼標語，有大字有小字，塗於牆壁寫在門板上，或用紙條，或寫油印，凡可利用者，無不利用，貼得牢，寫得結實，洗不掉，

擦不掉，幾成了永久性，當然不是沒有辦法毀滅的，但是相當費事，由此可見赤匪做事之狠毒。標語內容白話，通俗易解，極盡挑撥煽惑之能事。在鄉蘇維埃辦事處，有共產黨黨旗，為紅底斧頭鐮刀，辦事處內中間懸掛列寧像片，鄉公所的名稱是鄉蘇維埃，這一切都是俄國化，中國共產黨是俄國支部，他們想把中國變成俄國，是可忍孰不可忍！全體官兵決心撲滅中國共產黨以救中國。

農民恨匪助我克敵

我軍既已收復黃安，應即發表告民眾書，主管人員所做的文章，都似隔靴搔癢，不切實際，不得已自己來做，用白話文說民眾想說的話，講我們應做的事，民眾和軍隊合作才能撲滅赤匪，自救救人，我以誠懇的口氣，寫了三小時，自覺尚能達意，乃油印分發。我部軍紀好，愛百姓，不顧一切，幫助百姓，用事實代替宣傳，收效大而快速，不僅逃避在外的人，紛紛歸來，還有許多匪區民眾，也爭相逃向我方。民眾回來之後，

一無所有，只有搭蓋茅蓬，收拾殘破，勉強成了一個家，有了家第一件事超度亡魂，短時間之內，道士生意鼎盛，家家戶戶，人人披麻戴孝，燒紙焚錢，鑼鼓喧天，響遍城廂內外。以此測量人心，更可判定決無赤匪潛伏，益增我部信心，所耽心的是整個大局未定，不能讓我專心在黃安一帶致力綏靖與建設工作。

師部剿匪計劃以及總司令部所頒發的指示都不切實際，且兵力調動多受牽制。幸好我的區域內，我尚可自由運用兵力，因此短期內收復呂王城、黃陂站，九月中又收復七里坪。我到呂王城會晤七十三團團長劉銳，據報呂王城方面作戰，係由該團余躍龍營長糾合農民千餘人，搜剿老君山三角山一帶，與共匪激戰，斃匪特多，因農民熟悉地形，受匪害太深，恨匪入骨，拚命殺匪，有了軍隊支援，更加膽壯氣盛。

共匪以殘殺手段迫脅農民，在刀光威脅下，使農民不敢不從，並不是匪有什麼特殊力量。今聽劉團長報告呂王城民衆摧毀共匪巢穴情形，決計將全縣民衆組訓成爲部隊，對抗共匪，以軍隊支援。當即撰擬組織剿共清鄉辦法若干條，召集部隊幹部詳細研討，然後約縣長以下有關人員與士紳開會討論。結果成立全縣清鄉剿共會，各區成立剿共義勇隊，所有商農工人一律參加，凡有槍枝者編爲骨幹，利用戈矛刀劍作爲武器，地方百姓聽說我出來領導農民剿共，無不踴躍參加，每一剿共會成立剿共隊，我都去講話，鼓勵他們剿共復仇，救人救己。

減租免債以蘇民困

我因協助地方成立剿共隊，與農民接觸機會增多，對實際狀況深爲了解，當即決定實行以下三事：第一，民國十八年以前田賦租稅未完者，概予豁免，債款一律免息，無力還本者，令債主寬除。第二，民國十八年租稅亦應減收。第三，操縱指使鄉人勒索，殺人放火之共匪主犯罪在不赦，脅從者不究。此三事經電呈省政府主席提省政務委員會通過照辦後，立將此三項辦法一面通知縣府，一面通告各區剿共大會轉告農民知照。

我部於九月初又收復打鼓嶺，斃匪甚衆，九月十七日收復七里坪，匪在此盤據三年，經我激戰一晝夜，斃匪千餘，救出男女老幼二千餘人，爲剿匪以來最大勝利，爲剿共義勇隊之大力表現。

我部在黃安一帶剿匪正有進展之際，忽然中央政局發生變化，張發奎通電要求汪精衛回國，同時將全師集中枝江，情況緊急。

關於汪精衛事件，係由所謂改組派王法勤、王樂平、朱霽青、陳樹仁、陳公博、顧孟餘、郭春濤等通電歡迎汪精衛回國，改組黨務，唆使各部隊脫離中央，王等敢於在滬通電，事前必有協商，張發奎立即響應，馮玉祥亦有附和傾向，我部因即奉命開九里關構築工事，以便對馮玉祥有所警戒。中央又調第四師駐防海州，擔任隴海東段防務，以新一師調駐宜昌。張發奎部集結宜都枝江一帶，在董市附近截繳新一師一團人的械，騙取兩團隨同附逆，將經湘西入桂粵，因此時局

日趨嚴重。

我在黃安剿匪，發現赤匪不僅爲害地方，且出賣祖國，我們剿匪的進展甚速，人民信仰軍隊，自動參加作戰，每日都有匪俘送到各部隊，剿共義勇隊亦日益擴大，黃安全境不久即可全部肅清，王勝泌營長擊斃匪首江竹青，殘匪竄往麻城北鄉，又爲夏團長兜剿，所餘無幾。當時情形北自光山，東至麻城，我軍聲威所至，三個月內必有豐碩成果，不幸時局大變，我軍調防，共匪乘機崛起，人民遭劫必倍於往昔，匪勢擴張必更迅速，每念及此，心緒不寧，坐臥難安。

葉團長蓬在七里坪捕匪即殺，死者甚多，欲造成「勝恐怖」，這是葉自取的新名詞。我切戒除匪首外脅從不究。但劉、葉兩團長均謂寧枉殺不使漏網，我又告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迭經告誡，劉、葉兩人始稍轉變。

中央派點驗委員來部點驗，主任委員陳正誼，徐州人，與余陸大同班同學，分別十餘年，相見甚歡，委員李亞僧，京山人，何鳴臯，房縣人，均熟人也。

「代理師長」的謠言

朱明善來電謂中央已令我代理師長，葉遂謂武漢已盛傳此消息，夏斗寅師長來函亦有猜疑之意，甚矣楚人多謠，我這幾年軍中，只知訓練教育，暇則讀書，從來少交遊，尤其到黃安後，埋頭剿匪，最近始稍有成績，救了不少人，就有人以爲我努力是有野心的，於是散佈謠言，離間我與夏師長之情感，夏向來多疑，又不問部隊的

事，無論那一團的官兵，對我都有信仰，我剿匪爲求與地方合作迅速方便，故與省府發生直接連絡，是因省主席曾經與我當面談過，不必經過層層轉報，爲此公私便利，收復七里坪後，省主席要來，夏師長根本不知道，自然有點尷尬，加以聽了謠言，對我有點懷疑，我不能不詳函解釋。我永遠保持說實話做實事的作風，人知之如此，人不知亦如此。

黃安坑內之匪，經劉、葉兩團督率地方副共義勇隊無間晝夜，不辭勞苦，搜山搜林，幾乎全境肅清，更進而向鄂豫邊境進剿，七十四團在白山關柴山堡縱橫四十里，全部肅清。柴山堡向爲世外桃源，人區殷富，房屋壯麗整齊，四山環抱，良田沃野，花木繁盛，自共匪入據以後，殷實之家均遭殺戮無遺，成爲紅軍之根據地，七十四團奮勇剿平赤匪後，全堡已成廢墟。七十三團在老君山、天台山、卡房一帶縱橫掃蕩，斃匪千餘，捕殺便衣隊不計其數，獲槍百餘，該團傷亡官兵三、四十名。

討馮玉祥的序列

中央免方振武安徽省主席，以方策代理主席（方策爲陸大同學，任第六師師長）。方振武部師長鮑剛俘挾方策反叛，竄擾皖邊，朱懷冰率夏鼎新團開羅田防堵，盧本業旅率七十八團補充團駐麻城宋埠，七十六、七十七兩團集中歧亭倉埠待命，師部移駐武漢，何成濬、劉峙電知我部告以陝軍情形緊張，囑迅速動員，加強戒備。

馮玉祥稱叛遭撤職查辦後，即離開軍隊赴太

原，居晉祠名勝之地，與閻錫山勾結。張發奎率部通過常德桃源湘西，如入無人之境，以百戰之師，破釜沉舟之勢，不是何健敢阻止的，廣西俞作柏通電反叛中央，又復通電歡迎張發奎回桂，改組派居間聯繫，操縱運用，形成反叛中樞的惡勢力。

中央乃明令免俞作柏、李明瑞本兼各職，令陳濟棠督率粵軍入桂討伐，中央復以朱紹良爲第六路總指揮，率第五十師由贛入粵，第七、第八兩師由浦口乘輪赴粵。

晏勳甫電告西北軍宋哲元、孫良誠、石敬亭等通電背叛中央，佔據新安。軍政部次長鹿鍾麟、劉驥棄職潛逃，中央明令通緝。

中央下達討伐令，中央軍戰鬥序列：

總司令蔣中正

總參謀長朱培德

第一路軍總指揮方鼎英，參謀長賀國光

第二路軍總指揮劉峙

預備隊司令夏斗寅

第二路軍總指揮唐生智，參謀長晏勳甫

總預備隊總指揮陳調元

漢口行營主任何應欽

此次以唐生智爲討馮軍的主力，由鄭州出洛陽、進潼關，當馮之正面，而以劉峙率第六、第八、第十一師於襄樊，將出南陽入武關，直搗西安馮玉祥之巢穴。

爲拆散閻、馮合作，派方本仁親赴五台，勸閻錫山就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全盤關係在此一着，閻就職，馮勢孤，無論政略戰略，中央部署

均佔優勢，馮玉祥必敗，惟共匪乘機猖獗，擴大作亂，殊堪痛苦。

我一天未離黃安以前，決不鬆懈，一面加強戰鬥訓練，一面加強剿匪，曾撰告民衆書，對地方要有交代。告民衆書大意爲：「剿共會及剿共義勇隊、民衆，與匪不能兩立，有匪無我，有我無匪，要自己生存，全家、全村、全縣生存，就要大家團結成爲一體，匪來一齊打匪殺匪，匪去要追匪殺匪。兩個月來我們的剿共義勇隊的功勞，大家是知道的，我們的軍隊雖有一部調防，接防的部隊仍是我們十三師的，和我們一樣，一定堅決支持剿共義勇隊與匪拚命的，只要大家不懈怠，必可將殘匪肅清，鄰縣的匪決不敢來犯，就是要來，同樣也要把他們消滅，請大家相信軍隊，努力消滅共匪。」

我在黃安兩個多月，對地方收復安撫，民衆對我及部隊信仰極深，一旦聞我們開拔，其惶恐情形不可形容，無論我如何如何解釋勸勉，都是白費，實則我自己也爲地方憂慮不已。沈團長澄（仲斐）來接洽，我告訴他萬一要開拔，一定先將百姓護送到八里灣以南再開始行動，沈團接防完畢，我才率第七十四團離開。

徐源泉來電謂，第五路軍唐生智已在鞏縣孝義登封之線佈防，準備迎擊叛軍，徐源泉本人則率部開赴漯河待命。

我率部於十月廿六日到達信陽，利用時間訓練整補。旋奉命擔任鐵路警備，在新鄭、廣水間分段佈置警戒，並編成巡邏列車，派工兵營夏營長氣清率工兵兩連、步兵一連、山砲兩門巡邏，

防敵偷襲與破壞，余亦乘列車巡視各站防務情形，督導部屬，切實維護交通安全。

熊斌入晉勸馮息兵

自孫良誠擅奉馮玉祥命由山東撤退至豫東，隴海平漢各路交通，均被馮軍破壞，馮玉祥反對編遣，抗命中央，中央無法再事容忍，國民政府明令免馮玉祥本兼各職并通緝拿辦。馮玉祥部下韓復榘、石友三脫離馮部歸順中央，馮玉祥退往洛陽，續行反抗中央，其西北地盤，尙據有甘陝兩省，軍隊亦有廿餘萬人，政府不擬用兵，仍採和平方法使該集團軍遵令編遣，故只處分馮玉祥一人。閻錫山正利用機會，擴充勢力，一面與中央保持連繫，一面爲中間調人，馮玉祥脫離部隊，前往太原。蔣總司令派賀耀組、張元祐爲第二集團軍編遣委員駐西安，受馮部監視，行動不得自由，編遣工作毫無進展。蔣主席介公召見熊斌，擬派熊赴西安，邀宋哲元或劉郁芬到京商討編遣事宜，熊斌面陳爲達成任務，須前往太原勸說馮玉祥，因宋、劉不得馮玉祥允可，決不敢行動。此事經蔣公允可，熊斌即前往太原勸馮玉祥，說明中央苦心，馮初不語，熊斌再懇切說道：「此時已夏未秋初，轉瞬天寒地凍，陝甘久已苦旱，糧食能長期供應廿餘萬大軍否？棉衣棉被二十餘萬套？陝甘能置辦乎？如果都無辦法，能長久維繫軍心乎？莫如此時歸順中央，至少糧秣、被服、餉項均可獲得解決，我（熊斌自稱）固受蔣先生之命而來，亦爲本軍（熊係馮之幕僚）打算」。馮玉祥點頭認可，立即親筆函告宋哲元、劉

郁芬謂：「一切由熊哲明（斌）代達」，派熊斌爲馮玉祥私人代表赴西安，當時宋哲元（陝西主席）、劉郁芬（甘肅主席）等正徬徨歧路，一籌莫展，熊斌轉達中央使命及馮玉祥意旨，宋等大喜過望，立即召集旅長以上軍官會議，無不欣悅，當推劉郁芬（號蘭江）偕熊斌入京，賀耀組、張元祐亦脫離虎口隨行返京。抵京之時，蔣公對劉郁芬面予嘉勉，西北軍亦全體心安。不意閻錫山偵知，運動馮玉祥反悔，情況復變。宋哲元電鹿鍾麟、劉郁芬離京赴滬，賀耀組迅即赴滬挽留，鹿鍾麟、劉郁芬密搭日輪赴日轉天津，經太原回西安，鹿鍾麟等既抵西安，觀察形勢，餉糧均缺，時屆冬初，棉衣無着，各將領均願接受編遣，復電中央商洽，中樞允准編爲十二個師，陝、甘兩省府人事不變動。西北將領表示服從，不意馮玉祥由太原指示宋哲元等通電叛變，中央至是遂不得不明令討伐馮玉祥。

馮之下部韓復榘、石友三的反正歸順中央，已影響西北軍其他將領的情緒，當時中央於西北軍困乏之時，給予十二個師的糧餉被服，陝、甘兩省人事不變動，解除其痛苦，馮再令所部叛變，雖勉強通電，豈肯甘心爲用，爲馮個人權利犧牲！勝負之敗已決矣。

蔣總司令以孝義登封方面激戰甚烈，於十月卅一日晚八時卅分專車抵信陽，召集高級官長訓話，詢問敵情甚詳。十一月二日願師長祝同專車過信陽，因密縣失陷，敵騎接近鐵路線，冒險北行。第一、第二師均由漢口、花園、廣水分乘十五列車，於三日內集中許昌郟城，蔣公亦於三日

進駐許昌。第五路軍與馮軍在隴海線上激戰，我軍左翼較爲脆弱，致密縣失守，蔣公乃親臨督師。

我乘工兵營巡邏列車沿途視察警備情形，與各警備部隊講話，嚴令加強戒備，到許昌後在總部專車上晤參謀處長錢卓倫，據告五日總攻擊，僅第五路軍全力猛攻，其他各部頗多觀望躊躇不進，並未到達指定地點，自不能協同攻擊，總司令蒞臨，戰局方得改觀。又謂阮玄武（第四軍軍長兼四十四師師長）與總指揮方鼎英不和，賀國光去調解，方指揮自有不當情形，方自兼第十師師長，師與師間種種不平，處理失當，遂生意見，經蔣總司令介公親用電話給阮玄武安慰，阮始受命向伊陽前進。

何成濬任第九軍軍長，唐南洋大樓，僅掛名而已，所指揮之部隊有限，不能擔任戰鬥任務，甚爲清閒。張篤倫任第九軍副軍長，長於交際，何、張兩人對於討逆軍事政治運用，頗有見地。

閻錫山觀望風色

唐生智在北平就第五路軍總指揮職，部隊開石家莊，唐赴太原晤閻錫山，時李書城在太原勸閻反蔣，利用唐、閻會面，約馮玉祥到山西，推爲盟主，馮爲所動遂入山西。山西當局以馮爲中央明令通緝之大員，不能任其活動，初居晉城，後則軟禁於閻錫山之故鄉河邊村，卅里以內禁絕行人，閻挾馮號令馮部反叛，對中央則挾馮自重。一時太原成爲全國政治活動中心，南北各省均派有代表常川在晉（李宗仁、白崇禧之代表爲潘

宜之)；中央爲了和平解決西北問題，安定北方，徐圖建國，盡了極大的忍耐，不斷派遣大員與閻錫山會商，前爲何成濬，後以何應欽代替何成濬，曾促勸閻錫山接受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並令周代爲十九路軍總指揮，分三路攻寧夏。究竟閻之就職與周執行動如何，仍要看隴海正面戰事有無進展。閻錫山經過許多政治風波，始終屹立不動，馮藉地理形勢與善看風色隨時轉舵，都是重要因素。

四川劉湘等與閻錫山作風亦頗相似，當時劉湘電何成濬謂：「川中將領又起野心，劉存厚動員集中，有圖鄧錫侯之勢，鄧與田頌堯亦有起兵之意，請中央撥發機槍六百挺，火藥一萬磅，並請派大員來川鎮攝」云云。劉湘利用機會討好中央，以增強其地位，國家每生一亂，川中將領必投一次機。軍閥不滅，國家不安，川亂不止。

劉文島、徐權約我同赴鄭州，他們銜命到陣地慰問官兵，我則乘暇訪問故人晏勳甫、葉南帆、范新帆、謝冰如、藍凌漢、王小宋、孫季衡等同學老友，聯杯酒之歡，燃燭夜談，數年積悶無不傾談，痛快淋漓，得未曾有。

蔣總司令蒞臨鄭州，步行半里至福昌旅館劉鎮華之行營，萬人夾道圍繞而行，蔣公態度安詳，群衆爭相瞻仰風采，即此數百步，不僅安定人心，且使大局立見開朗。蔣公與劉鎮華乘汽車三輛，馳往觀音堂召集劉部將領訓話，半夜始歸。劉部師長萬選才未及趕到而總司令訓話完畢，離開司令部，萬選才大失所望，追悔不已。

劉鎮華與萬選才

劉鎮華軍原駐新鄉，密縣既失，乃東向進駐鄭州，嚴令收復密縣，劉軍先頭部隊師長萬選才故遲其行，何成濬派張篤倫前往催促，萬選才初見張篤倫，打官腔，意甚冷淡，張篤倫僞裝烟癮大發，萬乃引入臥室，張篤倫精明練達，長於詞令，萬選才粗獷，不明中央寬大政策，經張篤倫勸說，已有悔意。適蔣總司令到觀音堂召見萬選才，張篤倫偕行，途中萬告張篤倫說：「總司令洪福齊天，自當投效。」隨即言及他與劉鎮華積不相容，平時待遇極不公平，戰時有功及有所獲，都歸於鎮華之弟，萬選才與同爲師長之劉茂恩，積怨已久，故受馮玉祥之命反對劉鎮華，張篤倫告以攻下密縣，所獲部隊人馬武器裝備一切均歸萬選才擴編，萬選才意猶未決，忽奉蔣總司令召見，欣幸之餘，遂以心腹之言告張篤倫，擬晉謁總司令時，將劉鎮華種種不平待遇面呈，請求直隸總部脫離劉鎮華，不意到達觀音堂時總司令已公畢離去，投馮之秘密又已外洩，乃約張篤倫在田野密商，張篤倫要萬同見願祝同說明意願，希望攻克密縣後所有隊伍歸萬改編爲獨立師，願當即親筆函呈總司令交張篤倫携往面謁蔣公。

萬選才對此深感滿意。張篤倫回到許昌時，密縣投降之電亦已到達總部，總司令蔣公特給予正式番號，至於投降部隊准歸萬選才改編，並犒賞銀洋伍萬元，連同委任命令由張篤倫親交萬選才，萬奉命後感激之情溢於言表，謂平生無此殊遇，更未見到如此巨額賞金，對於張篤倫佩服得五體投地，遂與結盟，原來密縣守軍爲萬選才舊部，初擬待機與馮玉祥部合作，襲攻許昌，張篤倫促勸萬選才投效中央，對討逆戰事大有裨益。

蔣總司令會至禹縣召見爲何成濬所收編之劉桂堂(劉黑七，山東大盜，聚衆數萬橫行魯南)劉晉謁時，曾謂：「我是一粗人，只知道服從總司令，別的不管」。奉賞現洋萬元，機槍六挺。復至白沙召見劉春榮(第十四師師長)，外間對劉懷疑與敵有勾結，蔣公親往單騎入劉營，劉大驚異，劉聆訓後誠懇表示請總司令放心，決努力達成任務。

我由許昌回信陽，許多老友過信陽時來訪，計有門炳岳、魏益三、毛炳文、陶峙嶽、李振中等，李振中字勉堂，福建人，與我保定軍校同班同學，溫和有機智，幕僚長才，最爲蔣百里師賞識。百里師命其赴鄭與唐生智(孟瀟)有所商討，我不便問，我談唐生智此次復出，統五路軍當馮軍正面，責任重大，以唐之勇略過人，加以龔浩、魏益三、門炳岳諸將領諸同學勇敢善戰，成功必矣，成功之後自獲中樞及蔣總司令信任，將來有爲的機會更多，但必須謙和自處，勿驕矜，勿伐能，否則失敗隨之，唐生智學問不深，自負太過，英雄思想太濃，野心太大，領袖慾太強，過去如此，殊不知受了挫折之後，有了多少改變。余往鄭州，唐正在前線督師，未能一見爲恨，李振中對我的見解，十分贊同，我知百里師愛護唐生智，但不能克服他，每爲唐所利用，李振中知之而不肯言。毛秉文時爲第八師師長，爲賀耀祖部下，與賀不合，亦認我評唐生智爲知人，陶

時嶽爲第八師旅長，保定同學湘軍優秀將領，與我私交都頗厚，故能坦誠相談也。

徐源泉師獨戰宋哲元親率之特務師又兩個軍及孫連仲所部砲兵旅騎兵團，徐部傷亡逾千而士氣益壯，我的老友到底能戰，可敬。

宋哲元親率六七師之衆，猛攻臨汝鎮，蔣總司令親赴臨汝督師，蔣公每週最危險戰局，總是親臨督戰，統帥英勇偉大的精神，令將士無限感奮。

袁英師長公子哥兒

袁英字仲德，項城袁乃寬之子，即世傳反對袁世凱稱帝者，信陽袁家大樓即其產業，建築尙未完成，做了司令部。袁英任暫編第二師師長，部隊究有多少，住在何處，祇有他自己知道，袁部都是各地方團隊，都給以該師營連名義，有人點驗便集成部隊，點驗完畢仍散在地方，袁的司令部在信陽，組織龐大，一如軍閥時期之八大處，袁在南京所領經費，似乎並未拿到部隊中用，自司令部以下，軍費糧秣都是取給於地方，他的軍需處長旅團營長都是地方巨紳，都有本領籌糧籌餉，在南京所領款項僅爲八成，以一部留京用於應酬，大部則攜往上海揮霍，不僅袁英如此，所有收編部隊多係如此，他們領款比正式部隊快捷，黑幕重重，民窮財盡，閭里不安，爲共匪製造了不少機會，不與他們接觸，初不知內幕。

袁英性爽快，做了就說，無所忌諱，我對這位公子哥兒的批評是一個「亂」字。

劉峙總指揮電告：「西北敵軍張維璽部攻襄

樊，正對峙中。〔命我部即到棗陽待命，我立命劉銳團準備，並命劉團余躍龍營由桐柏趕赴棗陽。因夏師長在許昌，故我奉命後就負起責任，好在全部上下對我無不服從，人事經理我概不管，因此夏師長對於作戰訓練，對我十分信任。〕

改組派在各省各軍隊活動甚力，南方桂系在粵桂兩省與中央第八路軍作戰，未曾間斷，第十路軍於六月間兩路入桂，相持於柳州南寧間，粵滇兩省合力解決桂系，當不甚難，不過澈底解決則有問題，各省軍事首領對統一大事都不積極，總是不爲己甚，四川十八年來戰伐不休，就是軍閥餘毒作祟，改組派政治活動，更從粵桂兩省向外發展，山西閻錫山三路出兵，究是爲討馮抑是爲助馮，意向不明，不過唐生智已擊退隴海路正面之敵，可以消滅許多隱患。

星夜兼程疾速行軍

我率部自廣水起行，經應山大邦店浙河到隨縣，接獲通報知討逆軍已進佔登封及關帝廟坡，敵大部均退，徐源泉師已佔臨汝。

劉峙總指揮電告：「我軍陣地前，候我部到達後即行出擊，囑我兼程前進。當即復電先頭部隊短期到棗陽，餘部均星夜兼程前進。」

我軍行抵棗陽，往見劉峙總指揮，劉謂我部行軍快速，出乎他的意料，廣水至棗陽三百六十里徒步行軍，很難於短期到達，我部竟能提前趕到，殊爲難得。

西北軍張維璽田金凱兩軍之衆，由陝西白河紫金關出鄖縣浙川侵老河口穀城，圍攻襄樊，討

逆軍第六、第九、第十一師依照預定計劃集中襄樊，以一部置於老河口花石街一帶，與敵接觸後即退回襄樊久已構築之陣地待敵來攻。十五日敵軍大舉來犯，襄陽方面爲張維璽部主力主攻，樊城爲田金凱部，中隔襄河，連絡不易，不得不各自爲戰，而襄陽方面敵之攻擊，似未傾其全力，且鑒於豫西方面失利或受總退却之命而西撤，我軍乘勢追擊，第九、十一師分別克復老河口穀城。我率部進駐樊城，我部第七十五團駐襄陽，總指揮部亦駐樊城。

陳誠率第十一師駐樊城四五月，構築堅固之陣地，費用達廿萬元，早視襄樊爲防禦西北軍事要地，陳誠爲少壯有爲之將領，蔣公派他負責之重責，倚畀甚殷。

參加慶祝討逆勝利大會，劉峙總指揮要我講話，我說勝利大會要在東北遼寧、哈爾濱爲防禦禦侮而開，才有價值，我們革命軍要往東北防俄勝利，才算光榮。但不幸得很，今天我們是討馮，是內戰，各界雖然慰勞我們，我們着實感到不安，但是我們政府正準備對俄作戰，而馮玉祥反叛想危害政府，可見馮玉祥的叛亂是爲蘇俄帝國主義作走狗，第三國際作工具，所以我們討馮就是抗俄，我們作戰的將士，又何異於滿洲里作戰的將士。

訂閱中外雜誌請撥
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